

挑戰生命的戰士 - 吳炫三

吳炫三簡介

吳炫三出生於 1942 年，宜蘭縣羅東鎮人，為台灣知名畫家、雕塑家。創作以原始藝術的抽象表現為其個人風格。喜愛旅行探索，早年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後，曾留學西班牙、美國紐約市。台灣著名畫家廖繼春、陳敬輝、李石樵曾是吳炫三的老師。

1970 年代吳炫三前往非洲、中南美洲、北極、大洋洲等地的蠻荒地區旅遊寫生，作品在台灣、美國、加拿大、巴西、法國、荷蘭、西班牙、義大利、瑞士、南非、日本、韓國、中國都展出過。吳炫三曾出版的書籍有《非洲獵奇》、《吳炫三隨筆》、《原始世界的傳奇》、《南太平洋的傳說》、《萬里塵沙》。

吳炫三曾獲得台灣十大傑出青年、吳三連文藝獎、中山文藝獎、國家文藝獎，以及法國藝術文化騎士勳章。目前定居法國巴黎。

幾經波折的少年期

少年時期的吳炫三非常自卑，他初中兩次留級，被譏笑為「落第脯」。因家中務農，他經常一大早就得到羅東鎮上的商家舀糞、擔屎施肥，過路時人人掩鼻，讓他更加自卑，斗笠愈壓愈低，連頭都抬不起來。十九歲時，吳炫三經歷人生第一個轉捩點，離開老家宜蘭羅東。他帶著區區的三百元台幣，坐火車到台北，在心底默默發誓：“有一天我要像個樣才回來！”

抵達台北的第一天，為了把錢省下，索性到新公園內的博物館迴廊里過夜。睡到半夜，一群壯漢抓住他、猛甩他耳光。原來，在附近演出的「矢也大馬戲團」道具被偷，便衣警察抓人卻搞錯了對象，他無故被打，卻沒得到一句抱歉。七、八年後，大四的吳炫三生平第一次開的畫展，就在同樣的地點。當時，感觸良多的他掉下了眼淚，誰想得到人生的際遇，在不同的時段，竟然如此的天差地別。

幾經波折，吳炫三終於考上了淡江中學，他的美術啟蒙老師陳敬輝要大家畫自己的手，別人畫手都塗黃色，只有吳炫三的手是塗上五顏六色。乃他長年務農，

手常受傷，手掌上有瘀血的紅色，也有結疤後的咖啡色。就是這樣與眾不同的塗鴉，讓陳敬輝老師發掘出他的天分，也讓吳炫三發現自我，在淡江中學被封為「小畫家」。吳炫三一直很感激這位啟蒙老師，堪稱是吳炫三生命中的貴人之一。

陳敬輝老師對吳炫三影響至深。有一次上課，吳炫三把自己畫得比較差的一批畫放在地上，立刻被老師指責說，每張畫都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！怎麼可以把藝術品擺在地上。從此以後，他珍藏自己的每一件創作。

考大學時還在猶豫該報考什麼科系的吳炫三，請教陳老師自己是否能考美術系，老師斬釘截鐵的回答道：「你只有這條路可走！」因為這樣的一句話，吳炫三就此走向藝術這條坎坷的路。

生命的密度高

之前有提到，吳炫三因初中留級過兩年，十九歲才剛考上高中、開始學畫畫。為了「賺」回留級的那兩年，吳炫三發憤要做別人三倍的事，吳炫三告訴自己，別人畫一張畫，他要畫三張，讀書也是一樣。他感受到生命的有限，吳炫三說如果他活了卅歲，但是做了別人三倍的事，就等於他活了九十歲。生命的密度要高是他的生活態度，可見吳炫三是一個非常重視生命的藝術家。而他對自己生命的執著跟堅持，是非常值得大家學習的模范。

在訪談中，回憶起少年時期的自己，吳炫三還是難隱心中的傷痕，他說自己一直很自卑，到現在還是會自卑，雖然他的成就已經遠遠超越很多人，甚至揚名國際。但也因為這樣，吳炫三的衝勁特別強烈，似乎永遠停不下來，他會一直畫，直到生命結束那天。而老師的態度，卻是那麼地謙虛，談吐是那麼地含蓄，這讓筆者的印象非常深刻。

走過了尷尬的青春期，大學時代的吳炫三，在師大美術系一路名列前茅，之後獲選代表台灣參加過三次聖保羅雙年展。大學畢業後到西班牙深造。卅一歲那年，他從西班牙皇家藝術學院畢業，接著到紐約發展，但他看到早他十年到紐約發展的藝術家，熬了多年成績依然不理想，因此他決定回台灣。在台灣藝大擔任副教授。

一位日本醫師把他介紹給日本「福神」畫廊，第一次見面，畫廊的老闆福神愛夫斜眼看他，鄙夷地說：“台灣有畫家嗎？”但他為吳炫三辦的第一次個展，畫作幾乎賣光，兩人簽下了十年經紀約。

之後吳炫三勤跑日本，台藝大一學期上不了兩堂課，和校長懇談後，決定辭去教職，許多人勸他別這麼傻。但他卻認為，這個社會沒人在意亞軍，大家只會記得誰是冠軍。想要出類拔萃，就要有破釜沉舟的氣魄。吳炫三就是這樣一個毅然決然的人，也是他成功把自己推向國際的要訣。

四處取經，獨樹一格

日本市場奠定了吳炫三豐厚的經濟基礎，他一口氣在天母訂了兩套房子，一間當住家、一間當畫室，沒想到他很快又面臨另一個抉擇。日本富士電視台為他錄製了兩集節目，當紅的日本藝評瀨木慎一對吳炫三的藝術稱許有加，卻表明很難真正抓到他，吳炫三大受刺激，於一九七九年，決心到眾多藝術大師都曾前往朝聖的非洲原始部落，找自己、找回童年和原始的感動。

為了追求新的創作，吳炫三走訪了歐洲、美洲。為了拜見世界各地的夢想家，到了無垠的南方大地，舉凡亞馬遜河區、非洲、巴布亞等許多地區。

在印尼群島內的新幾內亞，這個至今仍屬於世界最神秘的領土上，吳炫三的創作，由當地土著的面具和圖騰符號得到滋養。那些多角的圖案，分叉、破裂再重組。那些鑲著黑邊的紅色線條，將白色系的襯底無理切割，構成一種神話式的神秘符號。與其說這些符號式的創作是追憶，不如說是靈感的湧現。在這些線條中，隱約會有具體圖像浮現，卻也能夠不著痕跡。譬如，有些時候紅色消褪，取而代之的是黑色的圓，就像 1999 年他所作的「吻」。

在繪畫創作上，吳炫三追求一切的可能性。他說地球村好比一個大圓環，從南太平洋的巴布亞起步，再回到台灣，重新拾起傳統的中國毛筆，回溯本源。他的作品本身，就是一種字典裡找不到的初始階段的表意文字，一種無法由聲音、話語表現的思想，一種追求自我定位的語言。

在吳炫三的創作裡，即使人與獸形會同時呈顯，但不論是表達個人、雙人或群體，但不論所表現的是偶然，或是一種強烈的體驗，不論靈感的起源為何，人的形貌，永遠擺在主線上。因此不論是他的畫、雕塑或是陶瓷作品，呈現的既不是單純、不是矯揉造作，也不是實像素描。

吳炫三的畫里所要呈現的，是極遠地區，那些少數部族的真實情貌，卻又避免戴上道德批判的有色眼鏡。因此，由他的作品之中可以看到的，不是一種見證，而是將人性之中所隱藏的部分，大方地呈現出來。於是，這些創作，成為一種化身。他將一腔熱情理性化，堅持不渝的走在創作的道路上，以一種嘈雜、紊亂的方式表現。也許粗糙、龜裂，而那些不規則，戴著冷笑的臉，似一張謎，也許冷漠，也許世俗，也許神話，也許無情，也許嘲諷。在他的筆觸勾勒中，返回古老的信仰裡。

吳炫三早期的創作，色彩鮮豔強烈而近年來的幾何式圖形，創作色調單純。紅色，代表生命與活力。黑色，代表生命與權力。白色，代表和平與安祥。此外，還加上一些赭紅色和綠色。

旅行是無止盡的學習

對吳炫三來說，旅行就是無止盡的學習，所以他愛旅行。年輕時喜讀老莊哲學的吳炫三，廿年來，不斷走進非洲、中南美、南太平洋的原始部落，目的不為探險而是為了法天、法自然。旅行中的吳炫三，隨身帶著筆記本，一有靈感馬上記下來。他認為靈感是上帝的悄悄話，而上帝很忙，不會告訴你第二次，所以必須記下來。而他認為大自然像一座鐘，不去敲的話，它不會響。

九十年代初期，國際和大陸藝術家的畫作紛紛登陸台灣，吳炫三眼見這股風潮，自覺光是待在台灣不行，一定要成為國際藝術家。一九九二年，他決定到藝術之都巴黎開設畫室。剛到巴黎時他很興奮，旋即跌落谷底。整整六年，他在巴黎賣不出一張畫。直到一九九八年，他在巴黎著名的 Bagatelle 藝術廳舉辦個展一炮而紅、邀約如雪片飛來。緊接著，法國文化部授予他「文化騎士」勳章，他成為繼朱德群、趙無極後，第三位獲此榮銜的華人藝術家。

五、六年後，他卻面臨了有生以來最大的危機，就是罹患攝護腺癌。在臨進手術房前夕，他望著病房里的天花板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活著走出來。他憶及自己一生的創作，覺得一些自己不滿意的畫不應該留下來。

燒 50 幅畫

痊癒後吳炫三開辦個展，公開燒毀五十幅畫作。開刀前，他正在忙著籌畫桃園「角板山雕塑公園」。一股藝術家特有的狂熱支撐著他，開刀後五天，吳炫三腿上還綁著尿袋就登上角板山，讓前來參展的國際藝術家大吃一驚。

大病初癒的吳炫三感到自己隨時可能離開這個世界，因此更加積極投入他全球部署的計畫，他有一個偉大的心願，就是希望全世界都能看得到他的藝術。那時，他進軍俄羅斯，在聖彼得堡大理石皇宮個展。

吳炫三說：“藝術家就像運動員，參加區運後，接著是亞運、奧運。”他感覺自己的時間越來越短，就越來越積極。在他的人生字典裡，永遠沒有倦怠這回事。

不夠狂熱的事，就不要去做

吳炫三說：“如果對藝術不很狂熱，就不要搞藝術！”

很多人勸他物以稀為貴，別畫那麼多畫才能以量制價，但他就是停不下來。他隨時隨地都在畫，有時隨手連發票、收據都拿來畫，是自己都無法控制地，喜歡畫畫。一直到千禧年，他的右肩抗議了，整整四個月之久，他的右膀臂抬不起來，只能休息不動。

其實吳炫三不只對藝術狂熱，他做什麼都很狂熱，包括談戀愛、打球等等一樣都狂熱。別人打高爾夫一般都是十八洞，他一打就是七十二洞，凌晨四點出門，一直打到太陽下山才回家。為了布置展覽廳，他可以十天不睡覺，徹夜在工地指揮工人吊掛他的巨型雕塑。

不夠狂熱的事，就不要去做。唯有狂熱，才能超越凡俗，這就是吳炫三身為藝術家的態度，是年輕藝術工作者的榜樣。

採訪后記

筆者此次採訪吳炫三的地點，是在他位於林口地區的工作室。工作室之大，好比一個置放貨物的貨倉。吳炫三帶領筆者參觀他的工作室，裡面擺放的是曾經在北京奧運時展出的作品「都市叢林」，是非常巨型的木雕，令筆者嘆為觀止。這些巨型的作品，想必製作的過程一定很艱難吧，可是吳炫三做到了。還沒採訪吳炫三，就已經對他肅然起敬。整個採訪過程中，吳炫三非常大方地與筆者分享他豐富的人生經歷，一點也不做作，絲毫不誇張。如此有成就，生命如此豐富的人，卻如斯的謙虛、文雅。從小生活困苦，幾經波折才有今天的吳炫三，全靠其過人的毅力，不放棄的精神。而筆者會永遠記得吳炫三柔軟溫暖的手，一雙化腐朽為神奇的手。

完稿於 31/12/09

傅淑梅

698310330